

戴笠將軍與我 (續完)

徐志道

得一知遇死而無憾

我與軍將笠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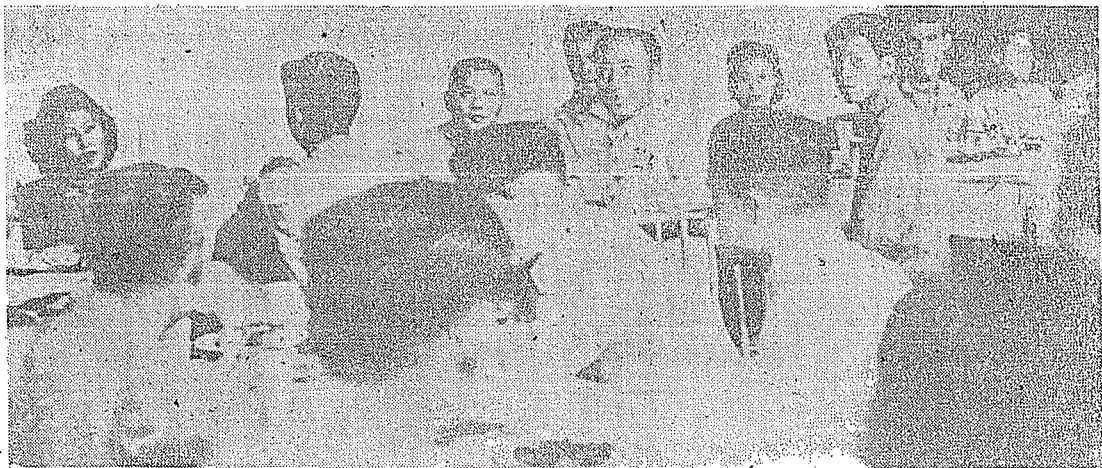
我於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初，率同參謀副官電台長及眷屬等，循陸路至沙市（也許是宜昌，已記不清楚），再搭輪船轉重慶，一路跋涉，到達重慶，已四月將盡，謁見戴先生請示，並報告已往工作後，即忙着找房子，安頓眷屬，于五月中旬到職，除原任副官處長暨經理處長辭職，分令鄧文勳、鈕殿臣兩同志接充另命王以成同志接長電台外，其餘人事如參謀長尚望、參謀處長易煒、機要室主任文子瞻同志等，概仍其舊。由於所轄各別働縱隊活動地區廣大，每日來往電報公文，往往處理至深夜，其後忠救軍又奉戴先生命令撥歸指揮，並復奉命參加中美技術合作所工作，幾有疲於奔命之勢，頗感於戴先生之堅苦卓絕精神，遂亦不覺其勞，語云：「得一知遇，死而無憾」，古人誠不我欺也。三十四年十月間，此時日軍已宣佈投降，有一天，在甕子嵐壩下局本部，晉見戴先生，除聆聽工作指示外，戴先生對我說：陸軍大學深造，甚為重要，可惜你一直忙着工作，沒有機會，現在抗戰已獲勝利，雖則工作還很多，你應當利用短少的時間，去陸大受訓一次，

我想陸軍大學將官班，訓練時間不過一、二個月，你去報告委員長侍從室主任錢大鈞將軍就可以。我遵命於第二天去見錢先生（民國十五、六年間，錢先生任二十師師長時，我雖曾在該師見習擔任排長，但未見過，他是軍校老師，直至此時，才有幸見面聆教），錢先生即回答：可以，可以，你就去報到好了（我想戴先生一定和錢先生講過，不過未對我明說而已）。陸軍大學距小龍坎司令部甚近，汽車不過十來分鐘可達，我去報到上課（那時班主任為徐培根先生），早去晚歸，司令部業務，除例行公文由參謀長尚望兄負責外，餘均留待夜間處理，至是年十二月四日畢業時為止。

「本局同志是終身職」

戴先生培育幹部的許多感人措施，我想，大多數同志都是感受過的。就我的膚淺體認，戴先生對於比較高級幹部的遴選任用，似乎有其法則和過程：第一、自然不外自行物色羅致各種長才，與由各方推介培育愛國志士。第二、是多方瞭解你的個性、品德、智慧、才技、及其所長所短，取其所長，補其所短。第三、就是因才任使

。因為戴先生只知忠於領袖，忠於黨國，個人無權利慾望，所以居心純正，有公無私。他的用人，只要是忠於領袖的，堅決反共的，從不考慮親疎遠近，恩怨好惡，只重其才德而無存見，以故人人敬服，樂願為領袖、為國家、為團體而展其所長，赴湯蹈火而不顧。不若一般高官之用人，動輒講關係，走路線，心存偏見，親故第一，總免不了一個私字。以致才德有為之士隱避，投機取巧之輩囂張，形成弊政百出，風紀蕩然。故其能如本局之組織堅強，人人同心同德，領袖倚畀數十年而不衰者，尚不多見。第四、是歷練，戴先生對於幹部的職務，尤其是外勤，往往使你對某一工作才稍熟悉，忽又另調你去擔任性質不同或人地迥異之任務，使你飽歷崎嶇，不斷增長你的識見與經驗。第五、就是上面所提起的培育了。你擔任了若干時期工作之後，或保送你入軍事學校（也有送往外國考察深造的），或令你去某種訓練班隊受訓，使你學識經驗互為參證，增進你的處事效能。所以戴先生曾有訓示謂：「參加本局工作的同志是終身職」，這不僅是工作上的保密關係，實在也是人才培植不易之故。另一使人敬佩難忘的是：我任別働軍司令迄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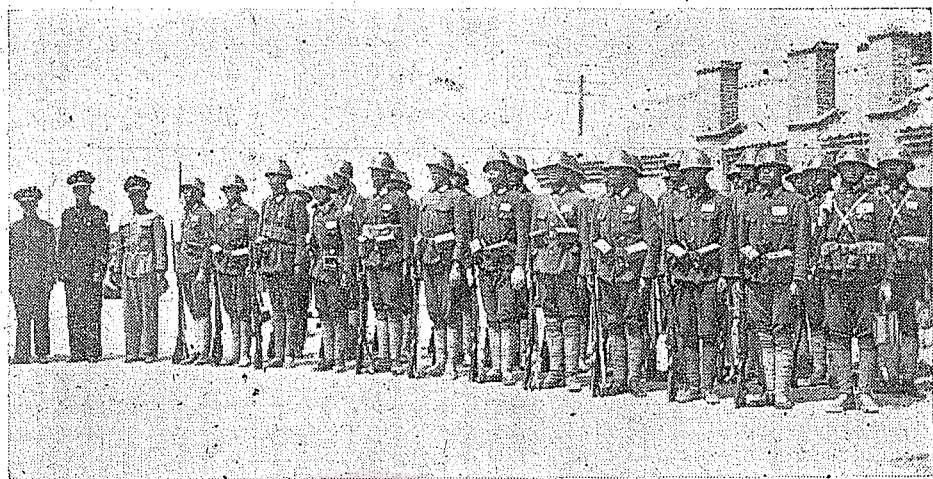
戴笠將軍抗戰時期敵後游擊基地設宴，歡我地方地下工作人員暨美軍諜報工作員。

編爲止，將近兩年，每與戴先生見面時，除蒙垂詢前方部隊情形外，對於司令部的人事、經理、及一般業務，不惟未有去巡察過，且亦從未提起過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古人所謂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」，戴先生誠有其特具的用人睿智，非常人所能望其項背也。

大約在三十五年一月間，我接到戴先生自滬發來的電報云：「別動軍、忠救軍等部隊，已決定改編，我意一是改編爲縱隊，二是改編爲海軍陸戰隊，如何改編，方能符合我們的要求，希速研究電復。我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思索，覺得這兩種改編辦法，均不甚合適，因爲國軍（陸軍）平時的編制，都以軍、師、旅、團爲單位，所謂正規軍者是。至於縱隊的編組，通常係在戰時、爲適應指揮作戰需要，臨時編成，或就地方及其他零星武力，加以編組，冠以縱隊名稱。現在抗戰已獲勝利，軍政部正在堅持執行「整軍政策」（我記得卅四年十一月，中央召開軍事會議，湯恩伯先生暨陳大慶先生等將領，均來渝參加，寓居旅館，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，我去拜訪湯先生，適湯先生外出，陳大慶先生出來招呼敘談，在閒談中，陳忽問我：「明天軍事會議就要開幕，你覺得這一整軍政策」怎樣？我不加思索的答說：「這政策絕對正確，問題在於實施的時期。陳又說：爲什麼？我答云：現在共匪到處蠢動，正在與匪作戰的部隊，驟然集結整編，影響太大，聽說近有一炮兵部隊，正在前線與匪作戰，忽然

奉命調回整編，這似乎有欠考慮。我以爲要實施整軍政策，必須等待消滅共匪之後。湯先生回來，請與研究研究，最好能於會議席上提出討論。陳先生頻頻頷首，以時將傍晚，遂辭別。後來有未提出討論，大家反應如何，因未再見面，就不得而知了），改編縱隊，恐不相宜。至於改編爲海軍陸戰隊，則在素質與年齡方面，亦頗值考慮，最好辦法，且能適應我們部隊的員額，只有報請委員長，改編爲軍委會的直轄軍。這有兩點便利，一是別動軍原隸軍委會，人家沒有話說，二是是一般陸軍部隊編制，軍轄三師，倘此軍隸屬軍委會，則伸縮範圍較大，軍轄二、三個師固可，即轄五、六個師，度亦無不可，根據我部隊實有員額，得專案報請核准也。遂將此意見電復戴先生參考。

好像在二月底二月初的時候，戴先生回渝，有一天晚上，戴先生召集各有關單位主管同志，於會家岩公館開會，討論別動軍、忠救軍及交通隊等改編事宜，參加者約十餘人，戴先生未提起我呈復的意見，我猜想也許是某方面通不過，也許委員長已有指示，只得悶在肚裏，避而不談，戴先生旋即指示云：「我已和交通部俞部長（飛鵬）商量過，所有部隊一律改編爲交通警察，分別編成交通警察總隊，成立交通警察總局，隸屬交通部，綜理交警有關事宜（改編爲交警的計劃，好象涂壽眉兄曾於開會前向戴先生建議過），並詳細訓示交警此後之任務，尤其對於共匪到處破壞我鐵路交通，使我運輸癱瘓，應如何搜集情報，如何偵察匪方行動，如何戒備防範等，指示



改編為交警總隊後的忠義救國軍官兵。

茶許，直至深夜始散。不久奉到 委員長任職令，吉章簡兄任局長，我和馬志超兄任副局長，從此大家就忙着辦理原機關的結束，及部隊之點驗改編事宜。

泉下有知恐難瞑目

二月下旬，大約廿三、三日（正確日期，我已記不清楚），一個星期六的下午，梁寒操先生約我與內子進城，至其公館（在兩路口金城別墅）晚餐，飯後有兩位共餐立委（行憲前的）提議玩八圈，週末消遣，自然不在話下，大約十二點稍過，司令部華副官（占東）忽來電話說：戴先生請司令官馬上到會家岩去。我放下電話，心裏覺得有些不安，時已深夜，難道還有什麼緊急要事？只得將桌上玩藝交內子代替，匆匆上車出發，到達會家岩公館，門衛告知戴先生在裏面休息室，我逕入內，見戴先生獨自靠在椅上沉思，會面後，即指其側旁椅子，命我坐下，稍頓，睜目注視着我，呢了一聲說：志道兄！中美所每次開會，我總要你參加，但我從未叫你報告過工作，要你講過話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嗎？我聽了，一時既無從猜度其意響，自然無法作答，情急之下，只得報告說：戴先生！我一向是你要我怎麼做，我就怎麼做，我自己從沒意見的。戴先生接着說：我的意思是要你明瞭我們全般工作的內容，如果我不在的時候，你就可以照着我的意思去做。我立即回答說：我當然要遵照戴先生的意思做。停了一會，戴先生又說：我上次去京滬，買了八十萬加侖汽油（也許是八萬加侖

，現在想不起來。）每加侖只有法幣六元（那時在重慶，每加侖時價廿餘元），可以用好多年，不愁缺貨。我只有點頭恭聽，不知道為什麼深夜叫我來，告訴我這些與我職務無關的事。接着又說：我去年在福建買了一個大林班（也許是說幾個大林班，已記不清楚），古木參天，木材儲量不知多少。我不覺奇怪起來，隨即望着戴先生說：戴先生！您又不做木材生意，買這林班做什麼用？戴先生嚇了一聲說：你不知道，現在抗戰勝利，我們的同志在抗戰期中犧牲的、傷殘的、不知多少，他們遺族的生活，子女的教養，我們都要妥善安排，我計劃把這些林班的財產，用來辦遺族醫院、遺族中小學、托兒所、和遺族住的房屋，這是我應盡的責任。我聽了，真使我感動得鼻子發酸，幾乎要流下眼淚。啊！戴先生對於同志是多麼負責照顧！他所考慮的問題，又是多麼週密而深遠？這真可算得是本局的百年大計。我自追隨戴先生工作，到他殉難時為止，從未聽到他提過自己的私事，這是多麼偉大的公忠體國精神？這時戴先生看了一下手錶，擡頭又說：我前次在上海接收周佛海的財產，周佛海交給我一條用絨線紮在金條上的保險箱鑰匙，後來我打開查看，其中除了黃金、美鈔、珠寶等外，還有不動產契據，及外國股票等，最使我注目的，有一顆鑽石，其大小幾乎和雞蛋一樣，我從來沒有見過，已呈給委員長，作為八年抗戰光榮勝利的紀念，其餘遺產，也均造具清冊，報告了 委員長後，移交逆產接收單位點收。在這裏，我們又可看到戴先生的一絲不苟，毫無

一點貪心私心，從那時起到現在，我們那些具有權勢的高官中，像戴先生那樣清廉的，能有幾人呢？戴先生的殉難，真是國家無可補償的損失啊！戴先生沉思了一回，忽的唉了一聲，又說：據報東北偽滿軍有四十幾萬至五十萬人，這是一股相當大的力量，曾推派代表到重慶來，表示輸誠，請求收編，可是軍政部爲了執行整軍政策，據云要他們繳械遣散，逼的這些代表們焦急徬徨，無路可走，他們來見過我，我只得安撫他們，我也向他們表示：萬一軍政部堅持要繳械遣散，我一定負責報告 委員長，由我來想辦法收編。講到這裏，忽又抬手看了一下手錶說：嗨！已經三點多啦，你趕快回去休息罷！我這才鬆了一口氣，告辭回家。大陸淪陷後，來到台灣，常常聽到有人說起戴先生時，總是異口同聲地說：戴先生如果不殉難，我們怎會流亡到這裏來。這決不是一句好聽話，試想戴先生若在，此批偽滿軍掌握在我們政府手裏，則林匪彪以數千匪軍竄入東北，能够發生什麼作用？也許後來我們數十萬大軍，亦不需開去陷入泥淖，何致因東北之變而造成華北之變，進而演成華中之失敗，西北之變亂，一發不可收拾？誠所謂棋差一着，滿盤皆輸，戴先生泉下有知，恐亦難以瞑目。

時光易逝。記得是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，我在局本部聽到戴先生坐機失蹤的消息，真如晴天霹靂，不知所措，急忙趕至毛人鳳兄辦公室探詢實情，據告：現自派出飛機搜索戴先生坐機的下落，在真相未明前，也不用焦急。於是我就一直來往小龍坎和甕子嵐壩下，等候消息。好

像是十九日還是二十日的上午八點多鐘，我一進入人鳳兄房間，人鳳兄就對我說戴先生坐機在南京上空失事，殉難了！話聲方停，彷彿魂飛天外，我兩人不覺相對失聲痛哭，約摸經過了幾分鐘，彼此抽噎着拭淚，我問人鳳兄說：委員長知道了吧！答：早知道了，也在傷心着呢。大家沉默了一會，我覺得胸部有點悶痛，乃起身互道保重而別。我趕回司令部休息，徘徊胡思，忽想起

那天深夜戴先生對我說……：如果我不在的時候，你就可以照着我的意思去做。照迷信說起來，這不是預兆嗎？戴先生既非對我指示工作，又不是要我研討什麼重要問題，深夜叫我去，就告訴些我買汽油、買林班、接收逆產及偽滿軍等，都與我職責無關的事，這不是預兆是什麼？這和國運是不是也有關係？只有搔首問蒼天了！這是我生平最慘痛的回憶。

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

鈕先銘著

定價新臺幣貳拾捌元歡迎購閱

「大江東去」，抗戰勝利前後，轟動全國，盛況歷久不衰的張恨水名著，如所週知，描寫的正是鈕先銘先生多姿多彩，極不平凡的半生事蹟。如今由「大江東去」故事中的主角，鈕先銘先生自己現身說法，將他這驚心動魄撼人心弦的往事，用入木三分的刻劃，痛快淋漓的傾吐，完成了曾經在「中外」、「春秋」兩雜誌連載多時的「還俗記」。承其交由本社作「中外文庫」第四種出版，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確為一本百讀不厭，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。

「還俗記」共二十餘萬言。三百餘頁，附以珍貴圖片，本書現已出版，定價新臺幣二十八元。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帳戶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，立即寄書。